

卷十

儀禮注疏卷第一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提督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櫝刊行

士冠禮第一 冠古辭反。鄭自錄云童子任職

服者仕於諸侯天子之冠朝服皮弁素積古

禮者世及別疏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

錄者第一及別疏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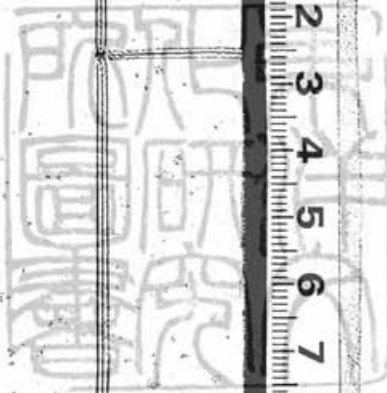
見者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上身自昏自相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儀禮注疏十七卷 嘉靖中遂昌應櫝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儀禮注疏十七卷 嘉靖中遂昌應櫝刊本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經 禮 儀禮 唐
索書號 貴重-5
編號 A212300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4698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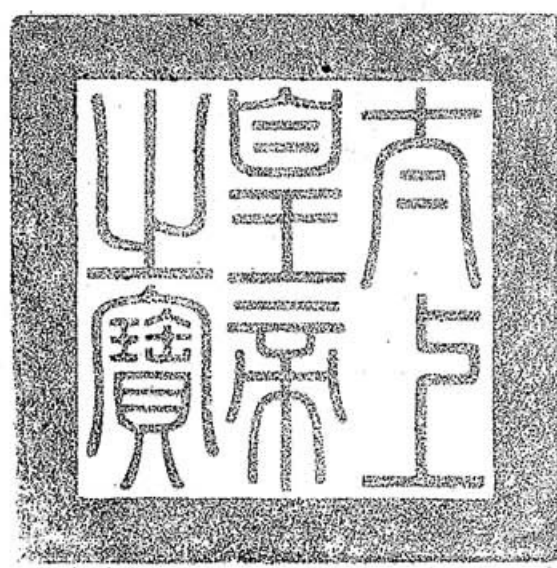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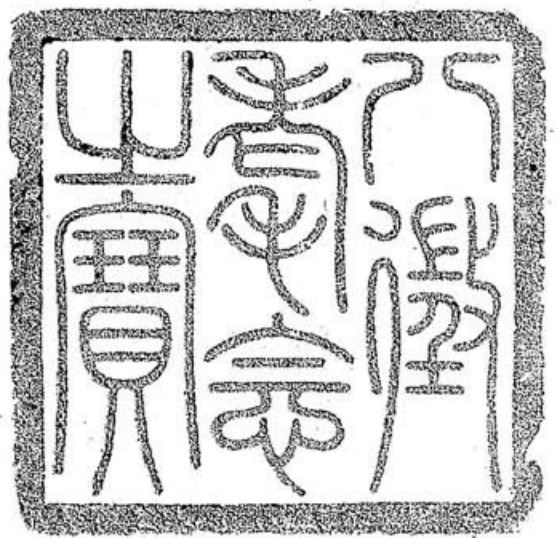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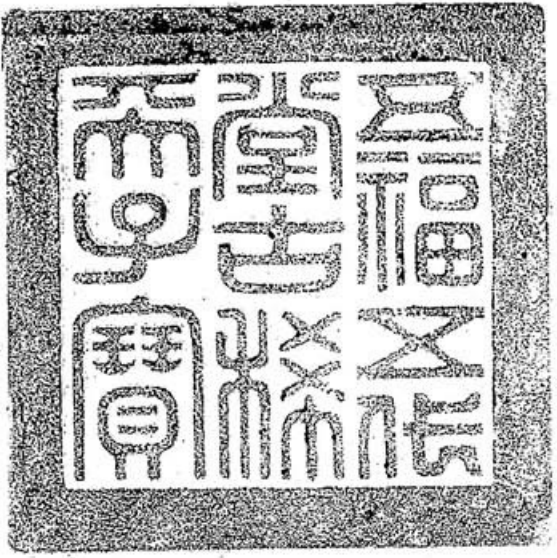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儀禮注疏卷第十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櫟刊行

禮第十

鄭目録云觀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

疏

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七別録第十

曲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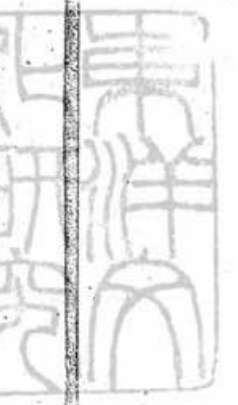
天子當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鄭注

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

文也

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



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
面立於於晨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
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觀禮
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而言是朝宗禮備觀
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
朝觀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即
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
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
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制之臣聘猶有私
獻况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諸侯享幣
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
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
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
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
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
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
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
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觀遇禮

者故畧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
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
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
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
也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

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

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
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
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
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
旌疏注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
門疏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
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
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

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
 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
 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納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
 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
 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
 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
 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
 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
 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
 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
 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十
 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孝經注
 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
 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
 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
 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
 聘禮於聘客王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篋方明
 后亦有畧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



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職朝則皮弁故知在
 朝服皮弁至入廟乃禕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
 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
 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珠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執享皆有
 束帛配之諸侯王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
 禮况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
 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摠稱言侯氏則
 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
 不同故不摠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
 為惟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侯氏也云郊舍狹寡
 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廬三十里有宿
 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惟為宮以受勞
 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謂為帷宮
 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
 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案
 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公之臣相為
 國各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

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
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
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
為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今予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
亦是諸侯相朝當為壇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
以為帷宮受勞之事也

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

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

壇使者東面致命侯疏注不答至聽之○釋曰

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注升者升壇者以帷宮

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去使者東面致命

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如此者並約

下文就館賜侯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

氏車服而知也

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

侯氏將有事於巳疏注左還至重禮○釋曰直

侯之也還玉重禮疏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

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

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賓使者及

聘禮私覲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

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

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

氏將有事於巳侯之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

璧故知立者見侯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巳故侯

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

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

為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為輕財不還此

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侯氏乃止使者

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

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

上介出止使者疏注侯氏至席也。釋曰自此

則已布席也疏盡遂從之論侯氏賓使者遂

從入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

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

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

云凡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按大宰云贊玉几

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

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賓不設几者諸

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

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

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

見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

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

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

有席席之所設惟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

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

也席侯氏用束帛乘馬儻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

再拜送幣儻使者所以致尊敬疏注賓使至其

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

勞賓實不還束帛實儻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

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儻使者是致尊敬天子

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

若鄉飲酒鄉射實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

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駢馬曰驂左驂設在西

儀禮卷一

五

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誦受
 出授使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實入
 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勞勞苦
 至於朝其義同天子賜舍未受其禮且使則安
 故知義然也天子賜舍未受其禮且使則安
 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錫注以其至作
 與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作錫疏注以其至作
 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使使之事云賜
 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
 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云
 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
 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
 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
 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
 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
 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
 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眠館將幣為承



而擯是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女賁

其義也此使者疏注此使者致館辭釋曰此及下經

致館辭疏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舉

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侯氏再拜稽首受館擯之

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侯氏再拜稽首受館擯之

東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

於疏注王使至於內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

內疏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

無禮致館賓無束帛擯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
 其賓猶擯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
 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
 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
 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
 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使使者
 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為已天子使大夫戒曰
 所有明儻使者在內可知也

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

詔相其事也初猶告也其為告使順疏注大夫至而往

曰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

日使行觀禮之事如大夫是卿為訝者以其周

禮秋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

為訝者云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

其四時朝觀自是尋常侯氏再拜稽首受觀諸

故使恒循故事之常也

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

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觀不得

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惟少退于君之次則是

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

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

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

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許姓注言諸至同

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姓釋曰此

一經論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之

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者上注云言侯

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

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眾矣若

其行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觀不得並耳

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
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
贊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
受觀於廟故在大門外受次知在大門外無位既
者案聘禮云不映先君之祧既拚以侯則諸侯
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侯者無二
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為祧案
天子待觀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太廟有二
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
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

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者然先公木主藏於后稷廟受覲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宜在焉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實以惟為次非屋舍尊天子之次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云天子使掌次為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之法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為之諸侯兼官無掌次使館人為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門外鄭注云館人掌次舍惟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

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騰侯也若然彼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侯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為證

氏禪冕釋幣于禰禰乃禮反禪婢支反下同禰將覲質明時也禰冕者衣禰

衣而冠冕也禪之為言埋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鄉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禩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禩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禩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疏注將觀至之東○釋曰此經明諸侯之禮知將觀質明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禩故知此亦質明明時也云禩之為言埋者讀從詩政事一埋益我取禩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禩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為上無埋義衮冕以下皆為禩故云其餘為禩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

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龍俱有諸侯宜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則此等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禩用禩冕者將入天子之廟廟故服以告禩謂若曾子問云諸侯禩冕以朝鄭注云為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禩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禩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為行主也。而云禩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禩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禩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禩，此禩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禩，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禩則祝成。其幣歸，乃埋之於禩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篚，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禩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故知此幣埋於始祖之廟，為禩遷主歸，遂入禩。廟故知此幣埋於禩。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繅。韜音獨，繅音早。墨車，大夫制也。乘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

男蒲壁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今文玉為璧，繅為或為疏。注：墨車至為瑑。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瑑。侯發館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觀禮之車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沒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並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繆之弓也者，爾雅說旂旗正幅為繆，故以弧弓張繆之弓也。兩幅故云張繆之弓也。云弓衣曰韜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韜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帶以弓韜。韜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

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縹所以藉天子設斧

玉至為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記天子設斧

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

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疏注依如至黼純釋曰云依如今緋素屏風

也者案爾雅牖尸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

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

又置戶牖間是也言緋素者緋赤也素白也漢

時屏風以緋素為之象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

法為况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績

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

以此方繡次為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

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黑謂之黼即

為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

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注

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

玉几鄭注云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

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馮依今左右及

立兩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天子設斧

玄冕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摠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言摠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云績之繡之為九章者衣績而裳繡衣在上為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為績次裳在下為陰陰主沉深故刺之為繡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績裳言紕繡為九章首鄭注司服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山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宁而又云當屎而立朝在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以俟諸侯之也

晉夫承命告于天子
晉夫蓋司空之屬也為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



擯春秋傳疏注晉夫至夫馳。釋曰云晉夫蓋者案五官之內無晉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晉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今入故下注云君乃許入若此觀遇之禮畧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

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
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
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
故肆師職云大朝觀佐擯鄭注云為承擯是其
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
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
集于房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天子曰
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為末擯之意也

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

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

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疏注言非至作賀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

迎法至於饗即與**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

首位也卑者見尊莫摯而不授由賓客疏注入門至不

卑者見尊莫摯而不授者案士昏禮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莫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擯者謁**謂猶告也上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疏**注謂猶至其升○釋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伯父其升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注云上擯告以天子前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用彼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為升侯故云伯父其升也以其喚使升堂親受之也

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

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

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疏**注擯者至進也

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坐取圭則遂左降者以經侯氏得擯者之告坐

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

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曰延

延進也者以其實升堂擯者不升若特牲少牢

祝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升與**四享皆束帛加璧**

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

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

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擗幣皆三享其禮

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

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

續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

唯所有分為三享**疏**注四當至致之。釋曰自

皆以璧帛致之**疏**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觀禮

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

傳

禮記卷之

三

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為初享也云其享三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為初享也云其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為裕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與其因覲即助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裕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

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琮享夫人不言琮璧以享君亦文不



具若然後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可知
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
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
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
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
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
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
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
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王皆降其君一寸
者又見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
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
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
稱侯則二王之後為公而前則謂公者案典命
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九為節鄭注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
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若然典命
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為二伯則周
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

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

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

必十匹者不敢斥王疏注卓讀至敬也○釋曰

之乘用成數故也云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

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莒設于中庭鄭注云言

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亦是南北

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

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

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
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
以為上故訓卓為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
何產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
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
也者此為庭實故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率
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

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直以圭升堂致命
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為禮非所
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擯者曰予一人

將受之亦言王欲疏注亦言至受之。釋曰云

親受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

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

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

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主于享

王之尊益君侯疏注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

氏之卑益臣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

玉皆為幣此單言宰即太宰太宰主幣故周禮

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撫之而

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為重禮璧琮不

受還為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為

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

者謂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

於外也云三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

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

而稱賓主至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

諸侯已至王尊為君禮臣卑為臣禮王猶親受
其玉今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
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
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覲
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
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
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
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幣于公
卿凡伯弗賓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幣于公
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
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

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事畢三享乃右肉

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袒者

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

也易曰折其疏注右肉至无咎○釋曰自此盡

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陰陰主

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

左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

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

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葬訖左袒故云凡以

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

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

而注云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

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

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

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者加得字

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為者得非罪之事也

正是罪之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

已無罪引下文伯父無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

事解之不辭之甚也

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謁告寧安也侯

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

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

降出勞力報反○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

疏注王辭至勞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濂此文

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

之內屏大夫以簾士以惟是也天子賜侯氏以

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

也毳也古文曰疏注賜車至外也○釋曰自此

迎于門外也疏盡亦如之論王使人賜侯氏

車服之事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案周禮巾車

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

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

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

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

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

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

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

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

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為摠

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

云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

陳王之合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疏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



數在車南謂乘馬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

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

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疏注路謂至十兩○釋曰云凡君

也春秋傳曰疏注路謂至十兩○釋曰云凡君

重錦三十兩疏乘車曰路者鄭注周禮云路大

也君之車以大為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引

春秋者閔二年左氏傳云狄人代衛又云及狄

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狄

儀禮卷十

七

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

右大音泰。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

入於升東面乃居其**疏**注言諸至氏也。釋曰

右古文是為氏也**疏**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

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一之義以

諸侯來觀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

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

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

華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祁奚曰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

棄社稷不亦惑乎**疏**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而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

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

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

面乃居其右者大史卑明始時隨公後升訖公

東面大史乃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

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以其在公右宣王命故

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書讀王命 侯氏降兩

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升成拜 大史辭之降

且有後命以伯舅耆 疏 注大史至之類。釋曰

老母下拜此辭之類 引春秋者僖九年經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

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

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上侯氏受服

受篋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

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大史亦如之

既云拜送乃言僎使

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

疏

注既云至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僎使者以勞有成禮

畧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其實僎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僎後畧

言者以擯有成禮可依故後畧言案上篇同姓以來每有僎禮皆是成篇之法是成禮也

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

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

注據此至而言。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

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

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國唯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

言國小國言邦也鄭曰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

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

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

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也又云同主大國

則曰伯父者唯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

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為不定之意

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

侯伯再饗再食再燕疏注禮謂至一燕○釋曰

子男一饗一食一燕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

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
欲解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
則以禮幣致之故言饗禮云畧言饗禮互文者
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
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
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
者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
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
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
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
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
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
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上公之禮卿大夫
侯伯之禮大夫士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
夫存類省至諸侯之禮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
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
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太
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

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他皆賦小國之君
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
裸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
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
幣如致饗無擯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
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
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
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則飲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
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
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
卿大夫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
也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

也宮謂壇上為埒以象墻壁也為宮者於國外
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

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
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
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
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
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
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
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
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會為壇三成宮
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墳以垂反埽
音疏注曰時至侯也○釋曰自此盡四傳僉論
劣於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不
之於廟而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
在廟則在廟故并言之也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
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也故知此為壇三成與此為
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
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
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
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
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
若如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
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
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
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
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
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
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
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
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
以十二歲王巡守摠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
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
事儀未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未帥已

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逐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侍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依考工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百十二尺者此以

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四方神明之象故名則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謂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毋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各山川神明之注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盟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之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

而已云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為此宮可知是以司儀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以其與宮同也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今為宮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凝之是以鄭注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為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畧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方明者木下等與玉拜皆升堂授王乃降也

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

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用者

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疏注六色至著之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疏注六色至著之者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四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禮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崑崙是也既非天地之貴即日月之神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也者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注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之帝而太昊句芒食馬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

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為明神故知非天之等
 是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注云有疑不協也
 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
 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
 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壇神還用圭璋
 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與天神
 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
 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
 為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
 故知義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置於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
 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
 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

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
 揖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
 古文尚疏注置於至作上○釋曰云士介皆奉

前期鄭云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
 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
 解鄭注夏官中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
 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之也云

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
 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
 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

為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
 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
 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故云侯先伯子
 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

立者案下注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
 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之
 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
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宮門或左或右
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
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
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士揖
度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
彼與此同鄭彼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
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
曰擯故為此解也若然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
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觀異故也
以其觀禮廟門設價此則堂壝門設擯是以雖
繼觀禮之下觀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相
見故有降 **四傳擯** 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
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
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王撫王降拜於下等
及請事勞皆如觀禮是以記之觀云四傳擯者
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

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入門王官之伯帥之
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
耳古文 **疏** 注王既至作傳。釋曰知奠瑞玉及
傳作傳 **疏** 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
拜於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延之
升堂以下約上觀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
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
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者
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
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觀禮云
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
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
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
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觀禮門外
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
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
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之

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

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旆大常也

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籍

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

東鄰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

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

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

掌其祝號**疏**注此謂至祝號。釋曰自此盡西門外

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

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

為龍者是周禮度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

為龍七尺以上為駟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

為駟云大旆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

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旂象日月則是大

常而云大旆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

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摠

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旆是以諸侯建交龍為旂

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儀亦曰建常九旂

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

旒交畫升龍降龍知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繆首畫日月依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為繆長尋曰旒謂旌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旌旗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旣



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
常九旂皆以二字為名故畧不言星案文大常
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
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
是於文畧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
故引之證此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
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
知此亦玄冕也摺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
長三尺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
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
猶以大路為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巾車鄭
注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屬飾之
一帀為一成樊與纓各飾為十二帀十二就也
云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
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為
節故十二乘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
以王使人乘之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

也以其朝朝必有拜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
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子尊敬其所尊者故云
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退就
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
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一者諸侯朝事儀
與此觀禮其朝事儀朝日退及始朝諸侯此觀
禮如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
乃四傳擯見之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
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
禮畢退見諸侯此觀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
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
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
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如方明於
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
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據此觀禮
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日之
等若有盟誓受當在官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
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

日而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明者為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須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盟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為一事故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為一事故言乎以疑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以載辭告之云詛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祀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土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禮日於南門外禮載辭以叙邦國之信是也

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禮

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於山川馬者尚著明也詩曰謂子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疏注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神為信也疏注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其門外上經禮日於東門之外已為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也既所禮各於外為壇亦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云變拜言禮者客祀也者言拜無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

也者鄭據經三等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太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為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為極陰故月同配北方又以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為其著明也者以山川是著見日月是其明故同為明神也引詩者曰明詩人以為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攻即云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引之者山川神為盟神義也不言月者諸文無以月為明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觀禮言月以月明為盟神可知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疏注升沈至作瘞。○釋曰上論天燭苦蓋反。○疏注升沈至作瘞。○釋曰上論天郊拜禮於日月山川之神以為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丘陵故言升沈案爾雅云祭山曰廋懸祭川曰浮沈不言升此出丘陵云升者升即廋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沉或浮不言

浮亦又畧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
盟祭也者此經主為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
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即此經祭山丘
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以
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諸侯
自盟亦祭山川為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
官之伯以月為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
云其盟偈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為明山
川為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
裡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
其祭禮有三始樂為下神始裡柴為歆神始牲
體為薦饌始燔柴是樂為下神之神是下神之
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
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為
在柴瘞之間則升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為
下神之後而為祭禮終矣或云周禮此三者為
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升沈之事若今
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

易緯二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
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
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彼云大猶偏謂郊天之
時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為主又
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
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
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
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
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為
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
國祀日月燔祭既云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
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
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
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
其神主日也者案彼注以為告至案祀典歲二
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注為考績燔燎柴此又
為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
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

日以爲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
 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爲義明皆有是以引王
 制之柴以爲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
 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爲主此不言宋仲幾
 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
 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注周禮九嬪職引
 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
 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
 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
 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鄉來所解諸侯以山川爲主王官之伯以月爲
 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毫
 云司慎司盟各山川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
 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
 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
 矢之賜得專征伐
 亦與諸侯爲盟

記几侯于東箱
 王即席乃設
 之也東箱東

夾之前相翔

疏

注王即至之處○釋曰云王即

待事之處
 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筵亦在東房
 其席先敷其几且侯于東箱待王即席乃設之
 謂若聘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
 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酒可以畧几
 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爲神几筵亦同時而
 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
 前者案上文觀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
 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正室四堂無箱夾則宗
 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
 東都乃有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
 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
 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云相翔待事之
 處者翔謂翔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
 臨已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相翔待事之
 也

偏駕不入王門
 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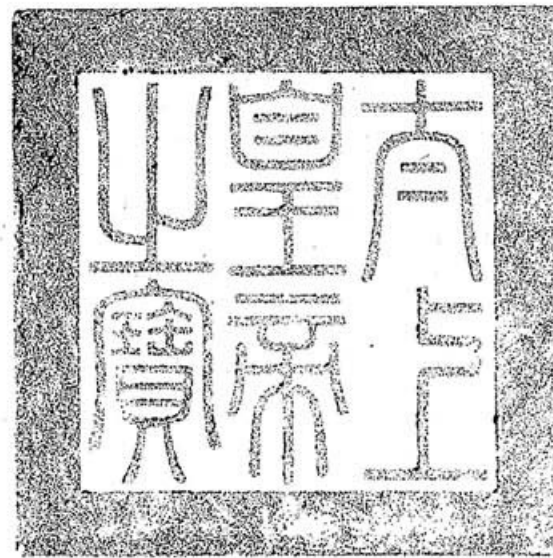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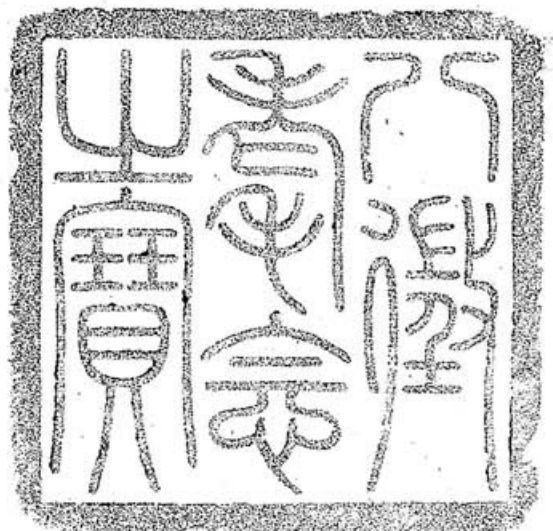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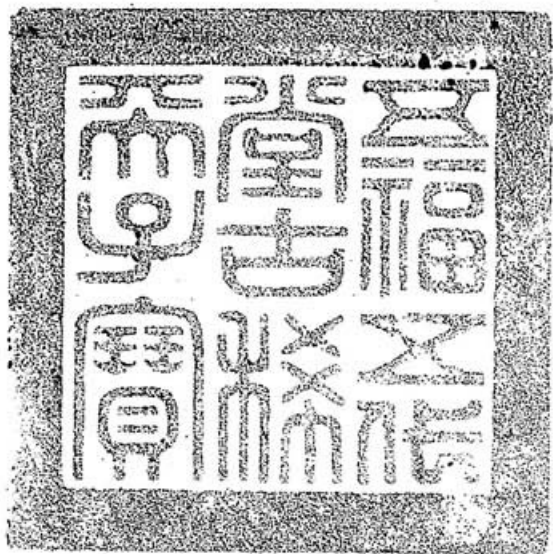
輅駕之與王同車之偏駕不入王門乘
 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館與。釋曰云左旁與已同日偏者依周禮中
 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
 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革輅以即戎以封
 四衛木輅以朝以封蕃國此五輅者天子所乘
 為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為偏是據諸侯在旁與
 玉同為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
 生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
 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諸侯各停
 於館明舍在館無正。奠圭于纁上。謂釋於
 文故言與以疑之。奠圭于纁上。謂釋於
 此解侯氏入門在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纁藉承
 之乃釋於地此纁謂以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
 緣畫之者非謂絢組尺為繫
 者彼所以繫玉使固者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

奠圭于纁上

謂釋於地也

書畫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